

浅析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的快速程序

张 莉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DF 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9512(2002) 01- 0099- 03

诉讼程序复杂、诉讼周期过长和诉讼费用昂贵是进行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寻求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 追求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益的统一成为司法制度改革的根本目标。鉴于此, 英国对其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全局性的改革, 而 1999年 4月 26日生效实施的新民事诉讼规则构成了英国民事诉讼改革的核心内容。新民事诉讼规则大体上采纳了沃尔夫勋爵(Lord Woolf)的改革观点, 即审理案件不仅要追求审理的正确性, 还要考虑时间、费用等多方面的因素; 而法官若要兼顾案件的精确度与效益等诸多因素, 就必须对案件进行有效的管理。法官对案件的管理最集中地体现在沃尔夫勋爵设计并在新规则中确立的三种诉讼程序中: 小额求偿程序(small claims track)、快速程序(fast track)与多级程序(multi-track)。这三种诉讼程序主要是按照案件的性质、诉讼额的大小与繁简程度分别适用的, 而较之于其他两个程序而言, 快速程序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一、快速程序述评

快速程序的设立, 旨在对超过小额求偿程序管辖范围的案件中相对而言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诉讼额度小的案件, 以低廉的费用予以迅速解决。快速程序主要适用于诉讼额在 5000—15000英镑之间的案件。根据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 快速程序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 在时间上严格限制诉讼程序的拖延, 这也是快速程序的主要特色。法院在作出将案件分配到快速程序中的决定里除了包含证据开示、证人证言和专家证据送达等内容外, 还有一份诉讼时间表: 证据开示 4周; 交换证人证言 10周; 交换专家报告 14周; 法院寄出备审调查表 22周; 听审 30周。可见, 整个诉讼过程从发出指示到听审所需时间不得超过 30周。为了确保时间表中所规定的期限能得到遵守, 《新规则》规定当事人不得协议变更诉讼实务中所确定的时限, 尤其是调查表的呈交日期和审判日期。当事人若违反了时间表中确定的期限要求, 法院将施加一定的制裁, 如当事人因此可能失去提出诉讼请求, 对诉讼请求行使抗辩以及提出特别证据的权利。若因为当事人不遵守时限的要求, 致使在预定期限无法对案件进行听审, 法院可以变更时刻表, 但如果当事人就某些争论点已作好诉讼准备, 法院也可以先就上述争论点进行审理, 其余争议留待以后再审理, 由此增加的费用将由有过错一方当事人承担, 法院也可以决定不得就以后的听审增加费用。

第二, 在内容上增设诸多限制, 主要体现在将证据开示的对象限于特定的范围, 即当事人只能就

支持自己主张的文书与不利于当事人主张或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文书进行开示,而且限定在快速程序中进行的证据开示只能是标准开示(standard discovery)。此外,对专家证人的范围也有严格的限制。

第三,诉讼费用实行固定费用制(standard fixed costs)而非计时收费制,胜诉方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补偿律师的相关费用在法律中有明确的上限,而且这个数额是相当低的。除非有特殊情况,如法院认为其他合法代理人参与诉讼是必要的,否则不能突破这个上限。

快速程序的设立,缓解了由于程序的复杂而造成的时间与金钱的浪费,协调了诉讼程序的精确度与速度之间、结案效率与费用承担能力之间的关系,优化了诉讼资源的配置,提高了程序效益。具体而言,快速程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缩短了诉讼周期。英国学者爱略特和奎恩曾批评英国民事诉讼的周期太长,从诉讼的提起到庭开庭审理,在郡法院可能需要3年,在高等法院则可达5年之久。在郡法院的诉讼通常平均等待时间就达79周。而诉讼周期过长会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造成当事人私人成本增加;二是造成法律秩序的不稳定。快速程序通过对不同诉讼环节的期限加以严格限定,并且严格规定期限变通的条件,从而有效地防止诉讼周期过长现象的出现。

其次,简化了诉讼程序。快速程序与特定案件的需要相符合,从根本上简化了郡法院的诉讼程序。

再次,降低了诉讼费用。英国法将律师费用视为民事诉讼费用的一部分。民事诉讼费用原则上由败诉方负担,败诉方应偿还胜诉方的费用不仅包括法院费用,还包括胜诉方支出的律师费用和其他费用。其中案件受理费构成法院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案件受理费的确定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中以下三种因素尤显重要:(1)案件的性质与难易程度。对于财产案件和人身案件,在确定案件受理费时会有所不同,而程序的繁简程度、案件的复杂程度,同样制约着案件受理费的适用标准。(2)诉讼额的大小,争议金额大小决定了当事人对争议的关切程度以及诉讼中自我利益的维护程度。(3)当事人的一般支付能力。案件受理费不能超出民众的一般支付能力,以免无法为相当一部分民众提供充分的救济途径。除案件受理费外,律师费用构成了当事人私人成本的重要部分。由于英国实行对抗制诉讼,诉讼前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发现程序,这一程序几乎完全由双方当事人的律师主导,因此在缺乏硬性的约束的情况下,律师就会为盈利的最大化而不惜迟延诉讼。快速程序中的诉讼费用,正是综合了诸多性质的因素,参照了社会生活的一般水准而具体确定的。实行固定费用制,一方面有利于抑制诉讼费用高昂的诱因,消除律师从诉讼的复杂性和拖延中得益的状况;另一方面,有助于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以确保诉讼程序在当事人中较贫穷的一方能够负担得起的情况下进行下去。

由上观之,快速程序是一套简化的、快捷的和成本低廉的诉讼程序,通过引进法官对诉讼程序的司法管理机制,让法官主动选用适当的诉讼程序,合理并节俭地利用了诉讼资源,有效缓解了诉讼迟延,减少了诉讼支出。

二、几点启示

我国正在进行民事司法改革,英国在这方面的做法能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首先,我国的诉讼体制在模式特征上属于职权主义类型。职权制的程序设定和操作,恰好与对抗制相反,即在各种具体程序的启动和终结方面,法院具有主动性和决定性,当事人及其律师仅起次要的、含糊不清的和辅助性的作用。因而,同样针对民事司法中的拖延、耗费等严重问题,我国采取的做法似乎应相反,即应通过弱化法院的职权干预和强化当事人的处分权来实现正当的诉讼程序。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职权制还是对抗制,其都是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既然当事人之间存在纠纷

要解决,诉讼程序则必然带有矛盾性和对抗性,不同的只是法院解决、处理和审判民事纠纷的方式。之所以这些方式有所不同,是因为诉讼观念存在差异。此外,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也会对这些方式产生影响。不容否认的是,职权制和对抗制各有自己的优劣,在世界各国进行民事司法改革的潮流中,两者正取长补短,不断改进,并且在保持各自性质的基础上,呈相互靠拢的趋势。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的民事审判改革中,是否要废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而设立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仍有检讨之必要。

其次,为便于当事人诉讼,保障当事人平等利用诉讼制度的机会,缓解积案的压力,实现诉讼经济,适应多层次的诉讼需求,在我国设立民事简易、小额诉讼程序就显得尤为必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规定了简易程序,但过于简单,与普通程序界限不清,且缺乏相关配套措施。在实践中,简易程序的操作,随意性太大,甚至出现“简易程序不简化,普通程序不规范”的问题。^①建议在基层法院设专司简易案件的人员,明确并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将ADR设计为简易程序的一个环节,实现简易程序的再简化,并建立简易与小额诉讼案件各自独立的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采用的简易与小额案件合一的诉讼程序,漠视了小额案件的审理特点,违背了民事纷争的程序设置应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程序法理,应予以改革。笔者认为,应实现简易与小额诉讼的分立,这是完善我国简易程序制度的重要环节,也符合世界民事司法改革的发展趋势。

再次,民事诉讼程序公正与民事诉讼效益的矛盾,具体到我国现阶段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集中体现在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上。因为,针对当前民事审判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法院过于主动地收集证据,以及先定后审、庭审形式化等弊端,审判方式改革必然会向着发挥当事人主体作用、落实举证责任制度和完善辩论原则等方面发展。这样一来,一些过去由法院承担的工作现在就要由当事人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也就发生了由法院向当事人转移,当事人实际承担的诉讼费用就有可能增加。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缓解这一问题,如随着法院在具体案件中承担工作量的减少,可考虑适当降低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并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事诉讼费用方面,我国是将律师费用排除在诉讼费用之外,与英国法的这一差异对律师费用的负担产生了不同影响:对于前者,律师费由各方当事人自行负担;对于后者,律师费则由败诉方负担。但不论律师费用是否纳入诉讼费用构成之中,只要当事人聘请律师,律师费用就构成当事人私人成本的重要部分。可以预料,在我国走向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对律师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律师费用也将成为当事人负担诉讼成本的一大压力。因此,如何规范律师收费制度,也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建议针对我国国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下的现状,我国律师的收费方式不宜像英国法那样笼统采用计时收费制或固定收费制,有关律师收费方式的规定宜灵活多样,如可以采取包括计时收费、计件收费、按争议金额比例收费等多种形式,这样可赋予当事人更大的选择权,可与律师自主协商采用何种方式计费,有利于当事人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来灵活选用。为了防止律师利用优势地位将不合理的费用强加于当事人,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可以根据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参照当地居民的一般生活标准,分地区制定适用该地区的最高收费幅度,这是抑制律师滥收费的有效途径。

注:

①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责任编辑:石泉)